

•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



東方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1)
引子	(1)

第一编 唐以前

第一章 古文是何时死的?	(1)
--------------------	-----

古代方言的不统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的证据——科举是
维持古文的绝妙方法——古文在历史上的大功劳——白话文
学是压不住的——国语文法的进化

第二章 白话文学的背景	(7)
-------------------	-----

平民做了帝后公卿——庙堂的文学——田野的,平民的文学

第三章 汉朝的民歌	(12)
-----------------	------

一切新文学都来自民间——汉初的民谣——李延年——古乐
府里的汉时民歌——从民间口唱到“乐府”里——“乐府”是什
么

2 白话文学史(上)

第四章 汉朝的散文 (23)

散文发达总在韵文之后 汉初的散文还近于语体 王褒
的《僮约》——文体之坏起于一班文人清客——王充用“俗言”
著书——王充的文论

第五章 汉末魏晋的文学 (38)

西汉只有民歌——东汉中叶以后才有文人仿作乐府 建安
时代文人用旧曲作新词 曹操 曹丕 曹植 他们
同时的文人——白话诗人应璩——阮籍

第六章 故事诗的起来 (53)

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故事诗的背景——蔡琰的《悲
愤》——左延年的《秦女休》——傅玄的《秦女休》——《孔雀
东南飞》——《孔雀东南飞》的时代考

第七章 南北新民族的文学 (75)

中国分裂了四百年——南方的儿女文学——北方的英雄文
学

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 (86)

一切文学的骈偶化——左思与程晓 说理诗——大诗人陶
潜——元嘉文学无价值——天才的鲍照——惠休与宝月
用典的恶风气——当时的声律论——反对的声浪——仿作民
歌的风气——律诗的起来

第九章 佛教的翻译文学(上) (114)

总论——第二世纪的译经——三世纪的译经——维祇难论译
经方法——维祇难与竺将炎的《法句经》——法护——《修行
道地经》里的《譬喻》故事——四世纪的译经——赵整——鸠
摩罗什——附记：陈寅恪《论鸠摩罗什译经的艺术》

第十章 佛教的翻译文学(下) (136)

五世纪长安的译经状况——县无忤——他译的《佛所行赞》

——宝云译的《佛本行经》——《普曜经》——五世纪南方的

译经事业——《华严经》——论佛教在中国盛行之晚——译

经在中国文学上的三大影响——“转读”与“梵唄”——“唱

导”是什么——道宣《续僧传》记这三项——综论佛教文学

此后的趋势

第二编 唐朝(上)

第十一章 唐初的白话诗 (155)

白话诗的来源:民歌,嘲讽诗,歌妓,传教与说理——唐初的

白话诗从嘲讽和说理出来——和尚与谐诗——白话诗人王

梵志——王绩——带着论“四杰”——寒山——后记:《桂苑

丛谈》记王梵志

第十二章 八世纪的乐府新词 (181)

帝王贵公主的提倡文学——宫殿上的打油诗——唐明皇与乐

府新词——“力追建安”制作乐府——颓放的人生观与解放的

诗体——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李白

第十三章 歌唱自然的诗人 (211)

歌唱自然是那时代的人生观的一种表现——孟浩然——王维,

裴迪,储光羲——李白——元结——评论

第十四章 杜甫 (221)

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杜甫的传——杜甫的诗——第一时

期——第二时期的诗——第三时期的诗

第十五章 大历 长庆间的诗人 (257)

天宝乱前与乱后——沈——运筹不满意于当时的文学——元
结的新乐府——杜甫赞叹元结——顾况的新乐府与诙谐诗
孟郊——乐府大家张籍——白话诗人卢仝——韩愈

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 (304)

元稹的传——白居易的传——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元稹《叙
诗》——元氏论李、杜优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他们理想中的“民意政治”——文学应当写实——
元、白论诗的分类——他们的新乐府——做诗要老妪能解——
元、白诗的风行——白居易评他们自己的诗——白居易学杜甫
——元、白的诗

第一编 唐以前

第一章 古文是何时死的？

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战国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孟轲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传诸？
使楚人传诸？

曰，使齐人传之。

曰，一齐人传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

《孟子》书中又提及“南蛮𪛗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韩非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可见当时的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

战国时文体与语体已分开，故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有“同文书”的必要。《史记》记始皇事，屡提及“同书文字”（《琅琅石刻》），“同文书”（《李斯传》）“车同轨，书同文字”（《始皇本纪》）。后人往往以为秦同文书不过是字体上的改变。但我们看当时的时势，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当日“书同文”必不止于字体上的改变，必是想用一种文字作为统一的文字；因为要做到这一步，故字体的变简也是一种必要。

《史记》描写人物时，往往保留一两句方言，例如汉高祖与陈涉的乡人所谈。《史记》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当时的文字。当时疆域日广，方言自然也更多。我们翻开扬雄的《方言》，便可想见当日方言的差异。例如《方言》的第三节云：

娥，嫫，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嫫；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嫫，或谓之姁。赵魏燕代之间曰姁，或曰娃。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

“通语”二字屡见于《方言》全书中。通语即是当时比较最普通的话。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节：

敦，丰，庞，乔，忼，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庞，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乔，或曰忼。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

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此可见一统之后，有许多方言上的怪僻之点渐渐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这种语言上的统一，究竟只限于一小部分，故扬雄当汉成帝时常常拿着一管笔，四尺布去寻“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访问他们各地的异语，做成十五卷《方言》。

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汉武帝时，公孙弘做丞相，奏曰：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汉书》、《儒林传》参用。）

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种政策，叫各郡县挑选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师，读书一年，毕业之后，补“文学掌故”缺。（也见《儒林传》）又把这些“文学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国的“卒史”与“属”。当时太学，武帝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经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资格是“先用诵多者”。这

样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识传播到各地了。从此以后，政府都只消照样提倡，各地方的人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读古书，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尔雅”的古文。

这个方法——后来时时加上修改，总名叫做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费一个钱的学校经费，就可以使全国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归到这一条路上去。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元朝把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运动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这是我从二千年的历史里得来的一个保存古文的秘诀。

科举的政策把古文保存了二千年。这固然是国语文学的大不幸。但我们平心而论，这件事也未尝没有绝大好处。中国的民族自从秦、汉以来，土地渐渐扩大，吸收了无数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从江、浙直到潮、广，从潮、广直到云、贵。这个开化的事业，不但遍于中国本部，还推广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这个极伟大开化事业，足足费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而传播这个古文明的工具，在当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们可以说，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

这件事业的伟大，在世界史上没有别的比例。只有希腊、罗马的古文化，靠着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费了一千年的工夫，开化北欧的无数野蛮民族；只有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有同等的伟大。这两件事——中国古文明开化亚东，与欧洲古文明开化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件无比的大事。但是有一个大不同之点。欧洲各民族从中古时代爬出来的时候，虽然还用拉丁文做公用的文字，但是不久意大利就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也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北欧、东欧各国也都有国语的文学了。拉丁文从此“作古”了。何以中国古文的势力能支持二千年之久？何以中国的国语文学到今日方才成为有意的运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欧洲各种新民族从那开化时代爬出来的时候，那神圣罗马帝国早已支不住了，早已无有能力统一全欧了，故欧洲分为许多独立小国，故各国的国语文学能自由发展。但中国自从汉以后，分裂的时候很短，统一的时间极长，故没有一种方言能有采用作国语的机会。第二，欧洲人不会发明科举的政策。况且没有统一的帝国，统一的科举政策也不能实行。拉丁文没有科举的维持，故死的早。中国的古文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

中国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六百多年，不再分裂；况且科举的制度自明太祖以来，五百多年，不曾停止。在这个绝对的权威之下，应该不会有国语文学发生了。做白话文学的人，不但不能拿白话文来应考求功名，有时还不敢叫人知道他曾做过白话的作品。故《水浒》、《金瓶梅》等书的作者至今无人知道。白话文学

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宁可牺牲功名富贵，宁可牺牲一时的荣誉，勤勤恳恳的替中国创作了许多的国语文学作品。政府的权力，科第的引诱，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这不是国语文学史上最纯洁，最光荣的一段历史吗？

还有一层，中国的统一帝国与科举制度维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势力，使国语的文学迟至今日方能正式成立，这件事于国语本身的进化也有一种间接的好影响。因为国语经过二千年的自由进化，不曾受文人学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写定与规定，故国语的文法越变越简易，越变越方便，就成了一种全世界最简易最有理的文法。（参看《胡适文存》卷三，《国语文法概论》。）古人说，“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这四个字来恭贺我们的国语了！

第二章 白话文学的背景

因为公孙弘的一篇奏章(引见上章)证明了古文在汉武帝时已死了,所以我们记载白话文学的历史也就可以从这个时代讲起。其实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不过《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学了,故我们只好把他撇开。俗语说的好:“一部廿四史,从何处说起!”我们不能不有一个起点,而汉朝恰当古文学的死耗初次发觉的时期,恰好做我们的起点。

汉高祖本是一个无赖子弟,乘着乱世的机会,建立帝国,做了皇帝。他的亲戚子弟,故人功臣,都是从民间来的。开国功臣之中,除了张良等极少数旧家子弟之外,有的是屠狗的,有的是衙门里当差的,有的是在人胯下爬过来的。这个朝廷是一群无赖的朝廷,刘邦便是无赖的头儿,《史记》说:

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

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这里活画出一副无赖相。《史记》又说，天下平定之后，

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这又是一群无赖的写生。

在这一个朝廷之下，民间文学应该可以发达。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高祖本纪》）

这虽是皇帝做下的歌，却是道地的平民文学。

后来高祖的妻妾吃醋，吕后把戚姬囚在永巷里，剪去她的头发，穿着赭衣，做舂米的苦工。戚姬想念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一面舂，一面唱歌道：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春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汉书》卷九十七上）

这也是当日的白话文学。

后来吕后擅权，诸吕用事，朱虚侯刘章替他们刘家抱不平。有一天，他伺候吕后饮宴，太后派他监酒；酒酣之后，他起来歌舞。唱一只《耕田歌》：

深耕，耨种，
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
锄而去之。

这也是一首白话的无韵诗。

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当时应该有白话文学的产生。但当时白话文学有两种阻力：一是帝国初统一，方言太多，故政府不能不提倡古文作为教育的工具，作为官书的语言。一是一班文人因白话没有标准，不能不模仿古文辞；故当时文人的诗赋都是模仿古文学的。风气既成，一时不容易改革。到了武帝的时候，许多文学的清客，或在朝廷，或在诸王封邑，大家竞争作仿古的辞赋，古文学更时髦了。后来王莽的时代，处处托古改制，所以事事更要模仿古人，诏书法令与辞赋诗歌便都成了假古董，但求像《尚

书》、《周颂》，而不问人能懂不能懂了。

我们且引一两首汉朝的《郊祀歌》，使读者知道当时那些仿古的庙堂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光蒙祉福。沈沈四塞，假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汉郊祀歌》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坛，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缊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同上）

但庙堂的文学终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终打不死平民的文学。司马迁的外孙杨惲曾说过当日的民间文学的环境：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

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为呜呜。

其歌曰：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

这里面写的环境，是和那庙堂文学不相宜的。这种环境里产生的文学自然是民间的白话文学。那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哀乐，

决不是那《子虚》、《上林》的文体达得出的。他们到了“酒后耳热，仰天拊缶，拂衣而喜，顿足起舞”的时候，自然会有白话文学出来。还有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爷娘。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但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泪，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开口一笑。因此，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

第三章 汉朝的民歌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

《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以后的词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弹词起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于街上说书讲史的。——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那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

汉朝的文人正在仿古做辞赋的时候，四方的平民很不管那些皇帝的清客们做的什么假古董，他们只要唱他们自己懂得的歌曲。例如汉文帝待他的小兄弟淮南王长太忍了一点，民间就造出一只歌道：

一尺布，尚可缝。